



月魄追魂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月
魄
追
魂

雪雁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永革

封面设计：公 华

书名 月魄追魂

作者 雪 雁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1988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6.75

印数 1—80,000册 字数 820千

ISBN7—5411—0294—6/I·277

定价：9.77元（全四卷）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蛇蝎不足喻其毒.....	867
第三十二章	龙潭历险.....	894
第三十三章	唐庄诡秘.....	922
第三十四章	别业惊变.....	951
第三十五章	烈女诛奸.....	979
第三十六章	直捣魔窟.....	1007
第三十七章	狐狸现尾.....	1037
第三十八章	情天剧变.....	1066
第三十九章	血恨斑斑.....	1096
第四十章	奸邪末路.....	1127

第三十一章

蛇蝎不足喻其毒

夜深沉，人寂静，整个大地为黑暗所笼罩。一片昏黄灯光，映在窗纸上，也显得是那么暗淡而无力。在远处看，都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稍远一点，便很难看得到。但是，就这么一点似有若无的灯光，居然引来了人。夜影中，突然传来了一句清朗话声，道：

“前边有灯，大概人还没有睡。”听口气，似乎还不止一个人。隔了刹那，果然有人接了话，道：

“不对劲，停一停。”从话声判断，这个人的年纪不会太大。清朗话声讶问道：

“大哥看出什么来了？”一个少女接口道：

“我也看出来了，是范风阳以前害人的那个地方，启哥对不？”原来是公孙兄妹那一伙，经过两个半夜与一个白天急赶，已经到了赵格庄，距离神兵洞，只有十多里路了。公孙启尚未置答，印天蓝已接口说道：

“姍姍说的不错，灯光处正是那家农户，房子已经卖断，自然不会再回来，灯是谁点的？”只听姍姍哼了一声，道：

“那还用说，一定又是范风阳在搞鬼。”公孙启道：

“你们就在这儿别动，留神四外，我过去看看。”印天

蓝道：

“匹夫夺去毒经已久，我陪你去。”籍夜影掩护，夫妻俩已电疾奔去。大家哪能放心，保持一段距离，亦悄然跟进。近距农户数丈，公孙启连用天慧神功，不闻点滴声息，传声道：

“蓝妹留神，房子里没人。”两个人蹑足轻身，进至窗下，印天蓝轻舒纤指，点破一个月牙小孔，眇目往里一看，娇躯一颤，几乎吓出声音来。公孙启立刻把她扶住，传声问道：

“蓝妹怎么样了？”他以为印天蓝中了毒，关切形之于色。印天蓝亦以传声答道：

“我没事，纪秉南被人开了膛。要不要教纪庆过来，鉴别一下真假？”公孙启先就窗纸上的小孔，仔细看了一眼，果见纪秉南被人钉在墙上，破腹挖心而死。他也看不出真假，只好招手把大家唤到面前，道：

“匹夫又在害人，纪兄，金兄，请进去验看一下，小心有毒，余人防守四周。”纪庆心里一动，当先破门而入。门刚打开，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味，已迎面扑出。农舍一明两暗，油灯在左里间，隔着一条布门帘，灯光仍自帘隙透出少许，堂屋景象，仍可一目了然。就在堂屋地上，仰面朝天，躺着两个人，动都不动，状如已死。纪庆一眼看出，左边的是大哥纪宗年，右边的是二哥纪永，急步进前探查，俱是嚼舌自尽的，尸体早已冰冷，一挑门帘，只哭喊了一声：

“爹！您是……”便已痛晕过去。公孙启和金逊，紧随在后，急忙把他扶住，顺手一掌，把他拍醒。纪庆嘶哑地哭喊道：

“爹！您死得好苦，是谁下的毒手？大哥、二哥为什么

又要自杀？到底为了什么呀？”公孙启和金逊，也替他非常难过。容他哭了好一阵，公孙启道：

“纪兄，堂屋里的墙上似乎有字，也许能够看出一点头绪。查出凶手，好给伯父报仇。”纪庆咬牙恨道：

“不用看了，除范凤阳外，再没第二个人！马上去神兵洞，别再教他抢先，铸成大错。”金逊甚是感动，道：

“没几个字，耽误不了什么，看过再走不迟。”公孙启端着油灯，金逊扶着纪庆，先后走了出来。墙上的字，是用指头蘸血写的，很潦草，写的是：

“三弟，父亲巡查城厢，偶晤金星石，引起杀家之仇。计诱老魔夜入印府，期假诸老之手，诛凶复仇。不料金星石乃范凤阳所乔装，将计就计，火焚马家店与杜宅，以分散诸老人力，以致反为所乘。祖母当场身亡，兰姥重伤垂危，穆老轻伤，朝阳二公子伤重不治，萧天等诸友，非死即伤，损失不堪言述。父亲痛恨失策，带领大哥和我，尾随其后，思以智取，俾带罪立功，终于亦遭毒手。可恨小贼，却不杀大哥和我，百般凌辱而去。大哥首先羞愤自裁，我亦无颜偷生，今后报恩报德、延续完脉，全仗你了，好自为之。兄永绝笔。”纪庆一边看，一边流泪，看到伤心处，不禁痛哭失声。珍姥是金逊的生身之母，惨死范凤阳毒掌之下，又怎能不悲，怎能不恨！公孙启运用天慧目，早已看清，酸辛悲楚，不在纪金二人之下，尤其兰老垂危，诸友死伤，不知真象，更是忧心如焚，道：

“徒惹无尽，我们找小贼去算账！”金、纪二人强忍泪道：

“走！”纪庆再一把抢过台灯，把窗纸点燃，道：

“爹，请恕孩儿不孝，大哥二哥也要原谅我，找着小

贼，我要跟他们一死相拚，再不能够回来替你们收尸了！”惟恐被风刮灭，竟将灯里残余的油，也全洒在窗户上了。看看火势已成，对着房子，拜了三拜，当先飞纵而去。公孙启恨不得一步跨到神兵洞，好与小贼早作了断，也好及早赶回锦州，查看究竟，知会众家兄妹，更不会慢。黝黑夜色中，神兵洞起伏的山线，已经可以看到了。蓦的，轰！轰！轰！神兵洞突然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公孙兄妹固是怒气冲霄，金逊更是身心皆颤，魂魄欲飞！彭化背着刘冲，腿上一软，几乎摔倒。胡梦熊即时把他扶住，接过去刘冲，继续前行。望山跑死马，别看已经看到山的棱线了，真正要到达山麓，还有一段距离。爆炸声此起彼落，一声接连一声，连续不断。众人的血，紧随着起落的爆炸声，似乎也在沸腾。在飞速奔驰下，终于赶到了南山麓。晚了！太晚了！神兵洞向阳一面，出现大片山崩，进出门户，被碎石堵死了。夜空中，仍弥漫着火药气味。公孙启截口叹道：

“密道出入口，你知道不？金兄，你太忠厚了，现在先去看看要紧，丹弟在左，晓梅在右，提防暗算，胡寨主紧随我等之后，上！”偕同金逊，当先开路。范凤阳真精明，也真狠毒，两处密道出入口，全被他找着了，也全被他炸毁了。毒臂神魔金星石，如果仍在洞中，纵不活埋，也非被活活的蹙死，饿死不可！怎么办？

挖掘？从何处挖掘？照理说，密道出入口，距离金星石的密道，应该最近，从这儿着手，应是最简捷，最理想。金逊，穆洪，吕冰，也在帮忙。然而密道出入口，是直上直下的，究竟有多深？没人知道。挖到什么时候才能通？这就更难于解答了。

哪知挖了不到一尺深，两处全都出了事，或多或少，或

重或轻，全都中了毒！敢情范凤阳，早已算到这一着，两处全都布了毒。幸而公孙启发觉得早，一经发现双手有麻木的感觉，立即提出警告，教大家赶快住手。尽管如此，金逊，彭化，两个动手最快的人，已经失去知觉，晕迷不省人事。穆洪，吕冰，巫无影，也都摇摇欲倒。公孙启仗着功力深厚，行功闭穴，阻住毒势蔓延，也觉得两条手臂逐渐失灵。印天蓝就在公孙启身边，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即刻唤来齐云五鹏和纪庆帮忙，内服，外敷，忙乱了一阵，才把六个人从死亡的边缘，挽救过来。除了公孙启还能勉强支持，其余的个人，体力大为亏耗，精神萎靡不堪。这两夜一天的经过，使得彭起心惊胆寒，不由得叹道：

“少侠，老朽不愿再说什么，也不再存妄想。孙老大走时，我还以为他是负气；郝甫胆小如鼠，我更看不起他。现在事实证明，反而是老朽错了。请从此别，江湖上从此也没有太行双煞这一号！唉！”叹息声中，顿足飞身而去。他不愿再劝范凤阳，也不愿反打范凤阳，交错了朋友，除了伤心一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二十一个人，倒有七个人中毒和受伤，惟恐范凤阳乘机偷袭，没有受到伤害的人，愈发不敢远离，自然，也更谈不到作进一步的行动了。空白紧张了大半天，直到天亮，竟没见小贼及其党羽的踪影。走了？抑或别有毒谋？无从想像。晓梅道：

“目前情况，对于我们十分不利，不能再在这儿耗下去了。我的意思，先就近找个歇息的地方，吃点热的东西，等大家的精力，略微恢复以后，再想办法怎么样？”印天蓝道：

“匹夫机诈百出，我怕他窥伺附近，等待机会，再施暗算。不如先去乱石岗，自己的地方，总比较可靠得多，这是

一。其次，营救金神君，也须先把他布的毒，化验清楚，准备好解药，才能再着手，这也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办得好的事情。第三，匹夫如敢打硬仗，昨夜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都没露面，我料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今后也必如此。对付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只有等以后再说了。”金逊有气无力地说道：

“为了家父，各位已经尽了力，这份恩情，我至死难忘。说句不怕犯忌的话，家父如果命长，没被火药直接炸着，洞里有足够的粮食，一年半载都不会挨饿。否则，就是现在掘通，也已无救。现在这儿我们进不去，小贼一样也进不去，我认为不宜操之过急，先把毒药化验清楚，最是重要，不能教后来的人，再有危险。锦州情况如何？也该回去看一下，重作安排。乱石岗用不着再去了。”公孙启道：

“好在顺路，到乱石岗再说好了。”于是，就这样作了决定，立刻启程。公孙启中毒不深，功力又厚，影响不大，其余五人全需扶持，在饥渴的煎熬与难掩的疲累下，一枝强劲无比的武林后起之秀，狼狼狈狈，走下山去。每个人的心中，却被仇恨所充塞。

从神兵洞到乱石岗，中间有一股大车道，通往唐庄。每年播种之前，秋收之后，这股大车道，才看得见车辆，平日是不看到的。这自然与庄稼有直接关系。春天补充农具，购买肥料，秋天贩卖粮食，添置日用必需品，除了这两个时期，庄稼地方正忙，如非特殊事故，是看不到闲人和车辆的。

“农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麻。”这两句诗，是

前人吟诵江南的农忙实况。

现在就正是这个农忙季节，虽说塞北江南，气候不同，种植的东西也有差别，忙碌的情形，却没有两样。今天，就在那股大车道，和官道衔接的地方，却停着四辆空车，每辆车的车辕上，都坐着一个车夫，车的旁边，摆着两张八仙桌，十来条长凳，桌上放着四个提盒，两把大瓦壶和二十几个粗瓷碗，条凳上坐着五个人。看样子，好像是等着迎接什么人。

辰末光景，官道尽头，出现了一批人，从东往西，正向这个地方走来。哦！原来还有病人，怪不得走动的这么慢。渐渐的，人已走近了，领头的是公孙启与四房妻子，牡丹夫妇，霍弃恶与刘智断后，刘信，严和，纪庆，齐云鹏，胡梦熊，向准，一个人照顾一个中毒的。坐在条凳上的五个人，是一个老人和四个村姑。老人五六十岁，细高条，削腮无肉，尖下巴上，缀着一撮花白的山羊胡子，青布短袄褂，十足的农人装束。当公孙启一行人走近时，他立刻迎了上去，脸含微笑问道：

“公子可是复姓公孙？”公孙启颌首道：

“不错，老丈贵姓，有何见教？”老人道。

“老汉唐诺，住在唐庄，公子同行人中，可有一位巫老先生？”公孙启道：

“有，老丈找我还是找他？”唐诺道：

“都找。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一大早，敝庄来了一位姓金的老爷子，给了老汉二十两银子，托我准备饮食车辆等候公子，另外有巫老先生的一封信。”边说边从怀中取出来一封信，封面上写着：

“三弟亲启，石草。”显然是金星石写给巫无影的。公

孙启刚要接，印天蓝一把抢了过去道：

“我来看看。”她以为又是范凤阳搞的鬼，怕公孙启再中算计。拆开信口，取出信笺，仔细检看之后，道：

“没有毒，巫老自己看吧。”把信递给了巫无影。也许是上了年纪的关系，六个中毒的，就数他精神差，连刘冲都比他恢复的快，只要不赶路，慢慢的走，都不须别人扶着了。巫无影道：

“现在同舟共济，谁看都是一样。”展平信笺，念道：

“逆徒诡谋，我已先知，故能反客为主，予以重创。烟尘弥漫中，仅知三人负伤逃走，不知逆徒是否在内？其余已葬身洞口，自食恶果。老二先引而去，余心实痛，望依前言，速返天南，主持门户，余亦将觅地归隐。公孙启诸侠，情德难偿，逊儿可斟酌去留。饭食为我亲自监制，不虞舛错，可放心食用。相见无期，勿再以我为念，兄石绝笔。”一封信用，勉强念完，已经累出一身冷汗。印天蓝会同齐云鹏，纪庆，验过食物茶水，确实无毒，悄声告诉了公孙启。公孙启传声道：

“谨慎点好。”转向唐诺，道：

“烦扰老丈，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们还不饿，东西不吃了，车辆倒是用得着，也不须人送，这里面纹银二百两，暂作买断，如果不够，三天后可到乱石岗印记参场去取。”唐诺道：

“东西绝对干净，老汉先尝一口给公子看。”说尝就尝，每种东西都尝了一口，吃得甚是津津有味。公孙启道：

“老丈千万别误会，我们真是吃不下。”唐诺道：“公子既是这么说，老汉不敢再勉强，车是他们四个人

的，请公子跟他们直接商量好了。”银子他也没有接。公孙启和四个车主商量的结果，是目前正在用车，送一趟可以，也只能送到乱石岗，当晚就得赶回来，不肯卖；并且是要去就全去，要不去就全不去，不准挑。公孙启道：

“那就多谢四位了，全都不敢再劳动了。”收起银票，招呼弟妹，继续赶路。向淮看巫无影，显得甚是吃力，一怒把他背了起来，随众赶路。他一开头，几个中毒的，全被人背了起来。速度陡然加快，刹眼便消逝在官道另一头。常言说得好：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近午时分，就已赶到了乱石岗，不料房子早已被人给烧了，赵诚与几个站丁，也踪影不见，料也凶多吉少。在镇里，印天蓝还有极大的影响力，借了一家民房，先把大家安顿好，匆促弄了一点简单的饮食，填饱了肚皮。

“人是铁，饭是钢。”这话一点都不错，整整两天两夜，连经险阻与奔波，水米不曾沾牙。如非坚强的仇恨火焰，燃烧着他们，早都扒下了；就这样，也都疲惫不堪。但在吃饱之后，歇到傍晚，就全恢复过来了。围在灯下，把唐诺转给巫无影的那封信，重新拿了出来，仔细推敲也无法确定，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晓梅道：

“这封信我看很可疑，对于我们今后的行动，影响也很大，应该想办法，把来历弄清楚。”姗姗道：

“范凤阳会有这样好心肠，替我们安排车辆饮食，又不下毒手？我不懂。”晓梅道：

“可疑的地方就在这种地方。这不难懂，我问你，金神君如果安然无恙，你还会急着打通神兵洞不？”姗姗道：

“谁有这种闲……我明白了，二姊是说，范凤阳就怕我

们急着打通神兵洞，把金神君救出，所以这才造这封假信，和种种安排对不？”晓梅道：

“我再问你，如果你是金神君，又不知道范凤阳是否已死，会把那三个负伤逃走的东西，轻易放过去吗？”姗姗道：

“起码也要追去查清楚。”晓梅道：

“这就是喽，金神君如果去追那三个东西，也必然要去追，哪还会有时间到唐庄去作种种安排？”经她这一问，大家也都豁然贯通：金星石把小魔恨得入骨，怎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而不剪草除根？信是假的成份居多。牡丹道：

“我到唐庄去打一转，就可以查问清楚了。”公孙启道：

“不必去了，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看白天的情形，去也查问不出什么来，信纵然真是金神君写的，我们也要按着假的处理，好好的休息一夜，明天加速赶回锦州是正经。”牡丹道：

“不是我一个人去，还有霍大哥他们，来回不过一个时辰，大哥莫非顾虑范凤阳，故技重施，分散我们的力量好分别下手？”公孙启道：

“也不是，谅他还没有这么大的狗胆和力量。”晓梅道：

“那为什么不查证得更清楚一点，要不再多去两个人，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公孙启道：

“你怎么也这样说？即使是他捣的鬼，我料他也不敢再在唐庄逗留。过去，我们把他估计得太轻了，所以才教他处处占了先着。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办法做，才能走在他的前边去。你最初的分析很有理，不管信的真假，验毒

配药，打通神兵洞，查证真象，是我们目前第一件大事，刻不容缓。匹夫目前的实力，还不足跟我们正面为敌，他需要时间，参研上乘武功，网罗羽翼，力求充实。照理说，我们不能教他喘息，立刻蹑踪追往辽阳，但在时间上，我们又晚了一天半夜，追去也必徒劳，连影子都不可能见得到，所以也不必白费气力，跑这一趟冤枉路。在辽东，最值得他借重的，是人寰五老……”晓梅截口道：

“我们现在何不去趟绝缘谷？匹夫如果从此隐匿不出，我们又去哪里找他？”公孙启道：

“不，这是匹夫的单相思，他炸神兵洞，乃是一着大错棋，绝对瞒不了人寰五老。连对授业恩师，都下得了这种毒手，人寰五老怎能不心寒，又怎敢再跟着他淌浑水？何况上官逸也不能不为他那个宝贝儿子着想。这种情形，匹夫知道得很清楚，目前不会去，去也没有用，但他不会忘记人寰五老，这要等以后，有机可乘时，才有进一步勾结的可能，目前还办不到。目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也不会太久，除非辽东的产业，他全不要了。你想他能舍得不要这份产业吗？”晓梅道：

“你怎能断定辽阳会扑空？就算匹夫能以逃遁，我实在有点不甘心。”公孙启道：

“辽阳是他目前根基，必有一些机密，陈彬赶到神兵洞，他得到破庙消息，可能就先走了。炸神兵洞乃至唐庄安排，都可能是假手于人的。所以我又料金神君，还不致于栽在他那群喽罗手中。这你放心，时间不会太久，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们不去找他，他也必来找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有一些事情要准备，我要教他死得心服口服。”晓梅道：

“验毒配药是大姊他们几个人的事情，我们纵想帮忙，也帮不上忙啊！还会有什么事？”公孙启道：

“不只这件事。到锦州再说吧。”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谁也无法猜透。

流水韶光，不觉半载，在这半年中，辽东地面，风平浪静，再没有听到一件凶杀恶斗事迹。这并不意味着，辽东江湖，从此就可以太平了。相反的，这正象征着暴风雨前夕，片刻的宁谧，一旦揭开，便是狂风暴雨，树倒山崩的局面。在这半年中，公孙兄妹做了几件事。回到锦州之初，证实纪永血书所述种种，死者业已殁，殁停在印家，伤的正在医治，最令他们悲伤而感动的，是兰姥引咎自杀，把这次死伤，完全归罪在她料敌错误所造成的。自杀之前，给公孙启留下一封遗书，大意是说：

范凤阳入魔已深，绝不可留，否则，日后必成大患。至于藏珍，也怀疑范凤阳所得不全，并附详图，说明藏珍，系封存于一块玉器内，非日月双璧凑齐，无法开启，绝不是雷雨所能震得毁的。也教公孙启继续留意，尤须提防范凤阳明夺暗取，覬覦他们兄妹原有的三件。关于遗骸嘱“于诛除范凤阳后，通知家人，运回原籍。”什么玉器，体积大小如何？兰姥也不详知，故遗书中，并未说明开启之法。从这封遗书中，公孙启得到了两个启示：

- 一、玉器已为范凤阳所得，尚未能打开。
- 二、秘谱尚封存绝缘谷某处，范凤阳还没有找到。

如是前者，范凤阳一旦武功大成，必来找自己兄妹，如是后者，绝缘谷仍是范凤阳所必去之地。这两种揣测，他暗存心底，谁也没告诉。第二件事，他从秀秀处，获知范凤阳

听得秘密及内容。他怒到了极点，也去掉了一块心病。敢情范凤阳抄给刘冲的那段秘谱，并不是得自绝谷，道道地地是天山绝艺，公孙启师门的内功心法。

在这以前，他始终认为恩师的死，是他害的，现在，已经确知恩师的死因，以及害死恩师的凶手是谁了。这段心法，秀秀业已遍传雪山兄妹，刘冲也必定会传授金逊和彭化，而且范凤阳的心腹党徒，也全会了，已无秘密可言。他暗中和晓梅，商量了一阵，索性大开方便之门，连所有随在身边的人，每个都抄录一份，潜修研悟。隐起师门，秘而不宣。自然，进一步的传授，就得因人而施了。这次事件，群雄方面庆获新生的有赵允、周方、房飞、张杰、席清等五个人，也都负了重伤，还都起不了床。

胞兄刘义殉难，更使刘智、刘信，伤心欲绝，怒火万丈。金逊甫经认母，即成永诀。纪庆联想到惨死的父兄，悲恸自不待言。没有一个人，不想把范凤阳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第三件，毒药验出来了，是南齐的化骨毒砂，幸而当时，没有人皮破见血。否则纵是神仙，也回天无术。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范凤阳有了这种致命的毒物，难免不在别处施展，尤其将来在对搏之际，战不能胜，难免不乱用。不惟挖掘神兵洞，需要解药，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得随时带着解药，以防暗器。这得大批制造。为了配制解药，牡丹和霍弃恶，两对夫妇，带着严和、齐云鹏，去了川贵。公孙启这才抽出空闲，把家里的安全，交给了刘智，负起全责。马杜两家的人，也都集中在一起了。

他自己却带着妻子，吕冰、纪庆、向淮以及金逊师兄弟，去了一趟鞍山，辽阳。

果然所料不差，在锦州安排一切，仅仅耽误了三天，鞍